朗纪山乡村人物系列之三

说书艺人

□郎纪山

小时候，除了爱看电影，就是听说书。

一到农闲，尤其是到夏秋之间，秋苗锄过三遍，挂了锄钩，庄稼人相对清闲一些。说书艺人就三个一群两个一伙，身背坠弦、囊袋，手持竹马，一路摸索着来到村里。先找到队长，谈好价钱：管饭，一天两三元钱，外加一包烟。队长说，这都不是问题，先来一段听听。说书人便解下行囊，调音定弦，脚踩踏梆儿，“嗒嗒”作声，一人左手持简板，右手击单铙，“当啷——当啷——”，若缥缈之韵，粗唤垅哑嗓，和节押板说唱开来……若众人一齐拍手称好，这事就算定下来了。

旧时的说书艺人多是盲者，俗称巧要饭的，无论到哪里，人们往往是怜悯多于苛求，只要大差不差，都要留住说上几晚。也就是老话说的，无君子不养艺人。

说书，和“玩把戏儿”的、算卦的、耍猴卖药的一样，都属于闯江湖的，饭都不是好吃的。所以，到了某一地，就先来一个开场白，说一些客套话、谦虚话：“大爷大娘们，鄙人来到贵地，多有打扰，若有得罪之处，万望多多包涵！小的不胜感激！”说这些，目的就一个，免得被人踢了摊子、砸了场子。即便如此，有时仍免不了闹点不愉快。

说是一个说坠子书的艺人，来到某村献艺。书中有一情节，主人公姓刘名坦，突然倒地，人事不省，其好友甚是悲痛，哽咽不止。说书人模仿这友人高声哭道：“我的坦……我的坦……”下面听书的恰巧有个叫刘坦的，闻听说书人如此哭叫，大为不乐，张口骂道：“唱他妈的什么书！”说书人目盲耳聪，听得真切，急忙改口哭道：“我的坦……我的坦爷呀！”刘坦一听，笑了，说：“这还差不多哩！”

那时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类的话本都属于“四旧”，自然是不允许说唱的，说书人就改说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比如《烈火金刚》《平原枪声》《战上海》《战徐州》等，再后来是《西沙儿女》《大刀记》《红岩》《战斗的青春》等。这些书的内容经过艺人们加工润色，说唱起来也是很吸引人的。这么厚的大部头书，也不知道盲艺人们咋记下来的。后来听人说，说书人都拜有老师，对脚本只是记个梗概，说唱时全靠自己去套，只要不偏离、不漏掉主要情节就行，所以有十书九不同之说。不过，一般一本书说不完人就走了。因为即使一个村几个生产队轮着说上一个月，一本书也说不了多少内容。常言说，戏子的腿，说书人的嘴。想快就快，想慢就慢，一个情节一岔几个晚上都说不完。说书人很会吊胃口，每每说到紧要处便戛然而止。听者急着知下文，就嚷嚷着再说上一段。如是再三，直到很晚才结束。

印象最深的说书艺人是娄天一和薛庆和。两人可以说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薛庆和的坠胡拉得好。据说有一次，唱到紧要处，突然一根弦断了，他硬是用一根弦把一板书拉了下来，众人一个劲儿地鼓掌叫好。事后，有人说那根弦不是自然断的，而是薛庆和为了炫技，故意扯断的。但不管怎样说，薛庆和的坠胡确实拉得出神入化。而娄天一唱腔高亢嘹亮，尤其道白更是学啥像啥。比如说到人议论纷纷的场面，能模仿男的女的老的小的不同声音。说到悲情处，听者眉蹙心揪；说到危急处，听者颈伸屏息，如同捏住脖子的鹅。

可惜，刘、薛二人的书不容易听到。因为说得好，到了一个地方，没有月儿四十走不开。我记得只听了他们两回书，一回说的是《平原枪声》，再一回就是《西沙儿女》。

还有一个说书艺人，不知是小胡还是小扈，操豫东口音，二三十岁，矮个儿，驼背，没有胡须，镶两颗门牙，张口说话一闪一闪的。他好像没有固定的搭档，来到我们这里就与邻村一个拉坠胡的“瞎子修”搭伴。

小扈与其他说书艺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说唱时善用“变腔”。因为坠子书本身调门单一，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调调儿，变化很小，听起来就显得单调。而小扈说唱时以坠子腔为基本调，不时转换成曲子、梆子、越调、道情、二夹弦、四平调、淮梆儿等，尤其是淮梆儿，就是通常说的“呕戏”，句尾带呕，高低起伏，拖得很长，一个很古老的剧种。这样，唱腔有了变化，听起来很是入耳。这可能与地域、流派有关。今天，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河南坠子的传承人——山东菏泽郭永章的演唱风格就和当年的小扈很像。

小扈的说唱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很吸引人。他说的《战徐州》，在我们村里足足说了一个多月，临近年关才收场，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后来听说，邻村有个大姑娘，听热了小扈的书，很是痴迷，差点跟了小扈去。

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说书艺人越来越少了，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也越来越陌生。每每忆起过去听说书的情景，总是充满眷恋和感慨。

作者简介：

郎纪山，男，1962年生，舞阳县姜店乡中心学校语文教师。近年来，郎纪山写下50余篇描写身边乡村人物的散文随笔。这些文章取材于乡村生活中平凡的小人物，他用白描的手法，把这些底层人物的陈年旧事讲述出来，力图展现原汁原味的人生，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

诗歌·花香水韵

二唱一剪梅

□一尘

一唱寒梅暖正开。妙剪清幽，巧剪斟裁。一壶春色拾新诗，月满西楼，逸满书斋。

千里凭望气壮哉。出世妖娆，盖世凌侪。素心淡雅吐清霜，曲友幽廨，凤友鸾谐。

二唱寒梅绝世埃。雪敛尘缨，风敛阴霾。暗香盈袖寂冰魂，已效江湖，更效驽骀。

风卷残云能几排。倦客垂泪，楚客轻财。一溪烟雨醉楼春，瑶踏芳尘，行踏苍苔。

三唱寒梅鹤漫猜。感颂鸿仁，雅颂周邰。情从今夕梦难成，影向身随，语向心该。

敛袂东窗听鸟喈。屋里琴凉，镜里毯毸。风吹香雪种残梅，信手轻拈，入手堪挼。

植物的色泽

□王来青

向日葵

盛开时节
总爱向着太阳
将自己变为金话筒
倾听满世界
带金边的赞美

成熟时
就低头不语了

麦子

迎霜冒雪
历经八十三场雨
只为了赶赴
一次死亡的盛宴吗

不
那一颈金质的枯黄
托举的
是重生的希望

高粱

是黑土的黑
孕育了你纯粹的红吧
八月
你在北方原野的制高点
肆意刷屏
子房贮足日月的养料

难怪
奶奶酿制的十八里红
连大雪纷飞的腊月
也被灌得手舞足蹈

散文·往日情怀

我也曾是“冰花男孩”

□宋效锋

我的老家在豫东平原的一个小村庄。庄子不大，零零散散住着几十户人家。我记忆中那时的冬天真冷，孩子们的小脸都冻得乌青，手脚经常冻得红肿溃烂，就像前段在网络上看到的“冰花男孩”的样子。但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冬天给予的，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人人都这样。

记不起是哪一年，中午时分，天阴冷异乎往日，父亲说晚上一定会下大雪。傍晚时分，霰粒果然落下，开始是三粒两粒，逐渐下得急切起来。不到一个时辰，雪花开始与霰粒相伴而下，渐渐地霰粒隐退，大团大团的雪花飘落，大地白茫茫一片。

我们的晚饭是端着碗在屋檐下边看雪边吃的。天黑透的时候，晚饭也吃完了，全家人开始围坐在自家土垒的火炉旁，母亲借着煤油灯缝补衣服，父亲则在幽暗的角落里修理着农具。偶尔，父亲会抬起头来，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娃啊，好好念书，争取考上大学，可别像你爹这样一辈子在土里刨食。”我们兄弟二人做起作业来。母亲会在火炉边上放一些红薯烤着，等到皮焦瓤香，便一边写着作业，一边吃着烤红薯，那沁入心脾的甜，一直是我记忆里最美的味道。

夜渐深时，在母亲的催促声中，我们恋恋不舍地上床了，但并不立刻睡觉，而是坐在床上，暖着被窝，闲话校园故事，不时争论着明天一早起来将看到的雪的厚度。薄膜覆盖的窗户在寒风中呼呼作响，突然间传来树枝被风雪压折的“咔嚓”声，我们的身子几乎同时打个寒噤。

天放亮时，小院的地上积了足足一尺厚的雪！我们在上面疯狂踩踏起来。初来尘世的雪仿佛被我们的蹂躏吓坏了，一味发出“滋滋”的呻吟。向远处望去，天地一色，田野、村庄、农舍、树木都落上了厚厚的雪，银装素裹，遮盖了世间的一切。

那时，家里都是草房子，房檐比较低。雪后的那几天，天特别冷，屋檐下常常吊起长长的冰凌，老家俗话叫“冻龙”。长长的冰凌在房檐下是一道冰清玉洁的风景。我们会趁大人不注意，踩过没膝的积雪，到草垛旁轻轻拽下一根冰凌，晶莹剔透的，吮一口周身透凉，咬一口，“咯嘣”脆，吃几口，舌头、嘴唇全凉麻了。

大雪后连续几天的严寒，村头小河里会结厚厚的冰层。有胆大的先用脚小心翼翼在河边尝试，或使劲跺上几脚，看看能不能承受住足够的重量。一般情况下，大人们是不允许我们这些小孩子去河边玩耍的。但村后的小河是我们上下学的必经之路，当河面的冰厚得能托住人时，每当下午放学后，村里的十几个孩子会偷偷在冰面上玩耍一阵。胆大的自己助跑，然后两腿叉开向前滑去，一边喊着“闪开”，一边呼啸而来，有人躲闪不及，被他撞出老远，他急忙刹住脚，不小心自己也摔倒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胆小的蹲在冰面上，三三两两一组，两个人在两侧拉着一个人的手，使劲往前跑，一边跑一边笑，双手同时撒开，那个人靠着惯性冲出老远，还在冰面上转了一个圈儿，停下来，有时会摔得四仰八叉。后面的人早已笑得直不起腰了。玩得正在兴头上，不知谁喊了一声：“狗蛋，你妈来了！”只见狗蛋的妈妈拿着笤帚追了过来，边喊边骂：“小兔崽子，看我不打烂你的屁股。”狗蛋一看苗头不对，落荒而逃。顿时人如猢狲散，各自回家去了。

忘不了整个冬季，永远脱不掉的是那件撅肚小棉袄、臃肿的棉裤还有棉鞋。经常有这样的情形，玩到兴致正浓时，鞋子和裤腿里灌满了雪。在冰上滑冰时就更不用说了，将冬天里唯一的一套棉衣棉鞋给弄得精湿，回家挨训当然是免不了的，但嗔怪之余家长会将我们的湿衣和湿鞋搁在锅底边烤干或在煤火炉上烘干，而趴在被窝里的孩子则会露出狡黠的窃笑。

记忆里的那个冬天，那一群玩雪的孩子，就这样音乐般在我的周身流淌，就这样暖暖地为我送来乡村的味道，让我回味，令我陶醉，根植心中……

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沙澧河”，阅读副刊美文。本地作者投稿信箱：13938039936@139.com
本版投稿联系电话：13938039936